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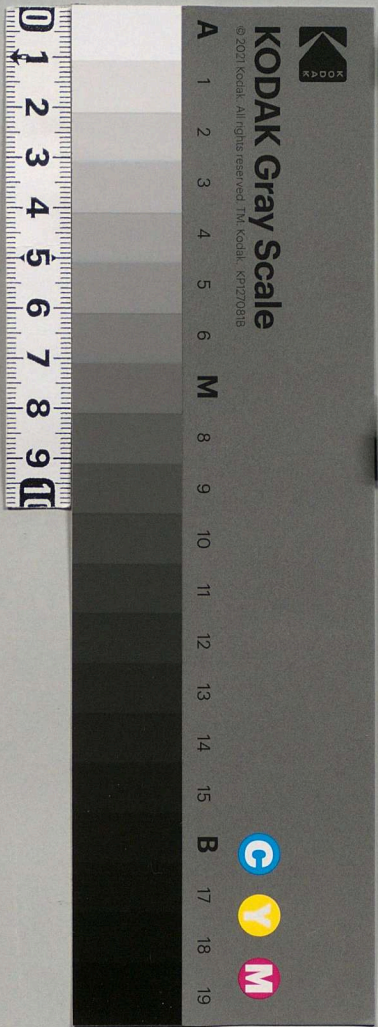
# 雲南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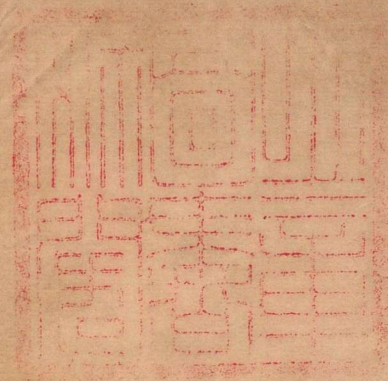
藝文

十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4228
冊數	40 (38)
函號	國137 3

四十六





記善又木

本朝

平南紀略

蔡毓榮

海南開於楚附於漢廓於唐至宋而棄其地嗣後稍通於元歸欵於明其間或叛或順不可勝紀然皆獍獠獠蠻互為反側未嘗有世受國恩之人謀為不軌者也我

朝龍興混一區宇荒裔之地鎮以重臣寵以王爵恩至渥也不謂吳三桂者遂為叛逆之事氛熾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六

十一

巴蜀波揚秦楚粵閩繼動弄兵潢池附近郡縣亦都騷然

聖天子赫然震怒命

諸王大臣各領

禁旅分道撲滅各省督提出官兵佐之粵閩以次告平諸所追脅罔弗歸命秦蜀兩地亦漸帖然惟滇黔尙阻聲教竊據湖南妄窺神器

皇帝降勅會勦從粵西川京旁進以繫其肘又從岳陽直入以破其衝兼陳師長沙相爲犄角康熙

十七年四月乙酉奉

命出師洞庭湖驚濤拍天浩淼無地自夏至冬大小十數戰皆捷

聞康熙十八年正月丙午開岳陽邊江賊壘盡撤二月癸未駐營常德修整軍器轉運軍資密陳進剿機宜以圖恢復十一月

皇帝降勅旨命榮爲綏遠將軍統帥各省官兵殄彼小醜夫岳常者辰沅之門戶也辰沅者滇黔之榮衛也而賊所恃爲險要死守拒命惟辰龍關

關之隘也僅能容身而山勢四圍峭壁千仞關之下深溝重壘馬難展足關以上叢篁密箐矢石飛中不敢仰視時在事者或繪圖入告謂飛鳥難越勢難急攻而

廟堂神算以取之無難

特勅官兵為前驅刻期擊取康熙十九年二月壬午予誓師武陵宣述

聖諭申以大義激以恩威士氣倍奮偕願為我死時淫雨泥濘山路險滑人馬多不能疾馳三月

甲午師次寧香舖得賊中間諜輒釋不殺因為嚮道一路由辰州坪一路由巫溪一路由蒼溪一路由郭家溪予帥官兵直衝正關己亥黎明左右合攻首尾夾擊我兵攀蘿緣壁冒死奮登拔彼柵城樹我旗幟捷書

上聞甫朝食耳而關以內更多重險賊且避且守且戰且卻我兵斬將搃旗追亾逐北磊石關馬鞍關馬溺關芙蓉關一日俱復其從武岡入者黃茅嶺蓼溪泡口瓦塘俱復焉從辰河入者麻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三  
一泐清浪白溶俱復焉癸卯師次灰窰舖甲辰  
至辰州時賊在沅乙巳撥兵分路急擊四月丁  
丑望風宵遯我師會次沅州廣樹先聲徧爲招  
撫將略思南徇銅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頭出  
思州奪老烏溝以乘入黔而羣賊力守鎮遠夫  
鎮遠固黔中一咽喉地也駐沅以來糧充器銳  
士馬飽騰十月甲午師次周倉坪賊憑高恃險  
抗衡如舊丙申分兵三路如克辰龍關法一由  
秀地取石巷巖門一由鎮遠縣旁出攻其腋地

而予帥官兵正擊其面賊不能支是夜漏下五  
刻各亡命去我兵追殺過油柞關偏橋至興隆  
而止壬寅師次重安江癸卯進清平近地賊營  
聞風解散十一月辛酉全師駐貴陽先鋒抵安  
順惟鐵索橋江勢湍激巉巖層立浮渡萬難賊  
焚橋負嶠以冀復振己未我軍飛渡仰擊大敗  
賊兵所謂要害之處咸我有矣行師至此我馬  
疲敝稍爲養息二十年二月己丑師至安南辛  
卯至沙子哨與賊大戰於江西坡轉鬪而前壬

辰得臘笱坡癸巳賊敗走收新興會安其諸郡  
縣皆歸順甲辰直抵滇海賊雖潰敗之餘而勢  
猶猖獗乙巳盡出精銳大犯我軍時大兵自川  
廣出者各以期會奮勇而前賊衆死戰予出奇  
兵截其歸路斬殺蹂躪幾無遺類自是閉守孤  
城不敢再出所恃滇池泛溢城濠水深我軍卒  
難近城緩死須臾耳是日去城十里結營相度  
機會分兵四出絕其救援至十月水涸丁亥移  
師逼城駐兵銀定山重關走馬街太平橋占其

要地環而攻之予述

皇帝恩諭作檄文繫矢射之開諭城中弁兵協擒逆  
首各圖自新辛丑有赴予軍前投誠者赦而受  
之仍遣其能者入城示以招徠癸卯復分兵駐  
得勝橋大小東門草湖近華浦攻之益悉丁未  
夜半所遣之人復縋城出謂城中將弁計縛吳  
逆腹心郭壯圖次取賊首吳世璠事悉自殺圍  
城之中生靈百萬苟免死卽出降予爲申告曰  
皇帝憫爾無知久罹湯火

特命各大將軍各將軍大臣來滇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戊申城開降之爰斬賊尸函首

京師並斬同謀者三人餘黨潰散遣兵收取迤西  
時吳三桂已遭天誅亦掘尸正法人心悅服雲  
南平是役也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賴  
塔各典

禁兵江西總督董衛國雲貴總督趙良棟建義將  
軍林興珠山西提督周卜世雲南提督桑格貴  
州提督趙賴分領官兵自洞庭湖至雲南斬賊

凡若干人陣獲正法及省釋者凡若干人受降  
凡若干人所得芻糧器械舟車騾馬凡若干數  
具奏以實不敢浮冒董勵我兵無殺降無誘子  
女無掠馬牛無壞墻屋樹木各奉令不敢有違  
以軍功奏叙受官左都督以下守備以上及世  
襲諸職凡若干員此皆仰賴

聖天子聲靈諸王大臣籌畫暨諸將士一乃心力以  
克有勲余何力之有焉雖然自吳逆竊發以來  
堅守荊州以待

天兵旋出師洞庭湖漸次克復以有今日其間之  
憂讒畏譏進退維谷未嘗一刻卽安也時或隱  
忍不敢自明亦或直行不敢避怨露宿草伏不  
敢以勞苦稍逸家貲傾洗不敢以兒女之念稍  
萌于中數載行間鬢毛如雪舉止龍鍾亦云憊  
矣然每至一郡縣輒以

皇上之命優恤死傷安插降衆招集流亡撫綏土著  
請立官長酌設防兵而後再進用撫者七用勦  
者三或於

至尊如天好生神武不殺至意庶可仰副萬一歟昔  
韓愈平淮西碑曰請紀聖功被之金石是予念  
也至如裴度纂述機略胡寅稱之曰功名之際  
人臣所難處歸美於上度之慮遠矣是直以爲  
善於居功者也則吾豈敢顧余奉改制滇黔之  
命不特削平禍亂且當爲滇人計長久矣籌滇諸  
疏俱蒙報可而所以生聚訓練久而無弊尤在  
蒞茲土者各加之意焉予無狀且年老矣後之  
君子其思所以安撫民彝慎固邊徼長享太平



而上軼漢唐也夫

碧雞山記

蔡毓榮

碧雞金馬二山並名於昆明而碧雞為勝巖石  
 纍纍如古羅漢土人名為羅漢巖去城三十里  
 許下瞰滇池池之勝茲山收之蓋迤東一大觀  
 也池廣袤三百餘里山勢蜿蜒環合碧雞峙于  
 池西自羅漢巖而上山石如堵如城翠黛斑剝  
 高出雲表與池東諸山勢欲犄角遊者從舟則  
 泛城西小溪入滇池達山陽取徑而登從陸則

經山之北麓即碧雞關也余初入滇時有戎事  
 登覽俱廢事平百廢漸舉並及梵刹遂有碧雞  
 之遊前後三往往必躋絕頂自妙定寺前樓稍  
 憇扶攜攀附踏蹬層歷次憇于呂祖閣次真武  
 殿次玉皇閣至老君殿而止焉屋置懸崖面池  
 背山每歷一地輒易一觀山水雲物變化萬狀  
 全無端倪低徊久之不得已而始下客曰三往  
 矣有記乎余曰無記目賞心怡意在神會天地  
 之奇不能名言故無記雖然氣象不同各隨時

雲南通志 卷之二十九 七  
遇亦有一二可言者當其天朗氣清一碧萬頃  
波光雲影靜流無聲遠山排青天水無際斯時  
也曠然怡然息視返聽與吾胸中海濶天空鳶  
飛魚躍之意適相合焉其或天風海濤疾捲怒  
飛蛟鼉奮威陽侯助虐帆檣縱橫魚鳥潛匿有  
如卒遇事變人心皇皇寇盜在前奸宄在側顛  
倒反覆進退艱難不可不用全力以鎮之而循  
返于靜安也若夫烟水迷離雲樹蒼莽夕陽細  
雨陰陽互薄渺渺冥冥淒淒瑟瑟不又與孤臣

遷客隨時浮沉口欲鳴而畏讒志欲奮而懼罪  
守雌守黑隱忍自全者同其幽滯乎余三往俱  
有得焉且滋感也心識之矣烏乎記客曰嗚呼  
觀水也而及此殆爲用力于時而不得志者言  
之乎雖然吾聞留侯從遊黃石鄴侯歸隱衡山  
古大臣功成身退托於神仙舊矣碧雞金馬之  
神近可致也能有意乎余曰噫嘻異矣漢武惑  
于方士幾蹈秦轍宣帝王褒史並譏之且夫碧  
雞金馬之神宜滇人奉之敬且信矣然而少壯

者不聞二十年祗席之安老者亦不聞有羨門  
安期之壽豈非恃險不恃德哉人不修德雖居  
神仙之窟終不免水火盜賊刦殺之禍人而修  
德雖處烟瘴毒熱之地亦未必疾癘攪其身而  
困苦無聊也誠在人之自處有道進退裕如矣  
矧夫漢朝求神仙以來茲山獲名垂二千載所  
謂神仙安在哉導引黃白之術非余之所敢信  
也客曰斯言合于道請書之爲記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蔡毓榮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  
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  
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彝雜處然  
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罹逆變征  
歛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煨燼小民疲於供億紳  
士竄於山林百城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

天討提師壓境之日惟見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泮  
藻黌宮鞠爲茂草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  
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尙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

也及蕩平之後奉

命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  
亡綏輯土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叙官方諸  
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三載以來  
百廢漸舉

皇帝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  
鄉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  
卓越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  
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惑乎士未知學

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士廢  
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共  
嘆人才放失屢懷者久之間嘗覽其形勝鸚鵡  
碧雞之巖崑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  
也及彝考其人物自有明楊文襄嚴恭肅傳括  
蒼諸公而後葢代之士邈焉寡儔茲當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沴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  
之氣當必有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  
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

育人才以報

天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于城南郭外東西  
兩寺之間買地一隅厥位面陽匪誼匪寂前殿  
三楹祠文昌帝君中構一閣爲講貫之所後  
廳五楹爲懋息之地兩廡各構三十厦爲諸生  
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  
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  
學司鐸者掌之更爲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  
二十石計口以給諸生之隸業者亦付司鐸者

典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是舉也雖出自  
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諸君共  
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  
然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  
之地敦孝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  
義以嫻其身尙廉恥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楊  
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卽處而淑身亦鄉黨之善  
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興風俗之  
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迤六詔家敦孝友戶列

詩書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賡不識之頌地方  
久安長治之道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  
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若或植黨羽而逐凌  
囂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咕嗶以竊升斗豈特滇  
人士之蒙其羞歟卽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公餘偶記

王繼文

康熙十三年春文奉

旨至荊州協理大兵糧餉十四年有雲南藩司之  
命隨師六年自常德辰沅貴州一路隨大兵恢復

至黔之後預籌恢復事宜請餉請官在所最急  
因請撫軍伊公入

告二十年仲春各路大兵會勦沿途殺賊直抵滇  
城二月二十一日賊之精銳出城拚死抗拒我  
兵奮勇合擊一鼓殲滅之逆眾勢窮然猶嬰城  
自守文以古庭菴爲公署斯時滿漢官兵數十  
餘萬隨行旣無糧餉州縣又無官員逆渠拒守  
省城四方餘孽未靖民心風鶴獸散烏驚且各  
官兵懸釜待炊皆從權尋糧爲食又有潰賊乘

機劫捨百姓倉皇驚懼近者骨肉離散遠者避  
竄山谷竟至數百里無烟文職任藩司目覩百  
姓流離地方殘破食不下咽寢不成寐因思若  
不停止尋糧則百姓益竄匿不出不特平寇之  
後盡屬丘墟難以招集卽目下士馬衆多糧糗  
無出終夜籌維於是決意建議遂請撫軍伊公  
同詣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征南大將  
軍都統賴及諸位滿漢將軍參贊都統軍前請  
停尋糧以便招百姓辦軍需並運賊遺之米以

供目前兵食是時貝子大將軍首以軍糧爲急  
乃曰今數十萬衆深入至此見在掘濠困城所  
慮者第一在于軍糧今止有撫藩二人餘並無  
一官辦事抑且無隨帶之餉旣請止尋糧則將  
來糧從何出萬一不能接濟所關匪細事難遽  
議衆大人亦俱以爲然文退與伊公共議曰昔  
年大兵平滇兵數不及今日之半洪經略有七  
省之權從師之官不下百員所帶協餉數百萬  
閱數月而抵滇糧米幾致告匱今日勢處萬難

豈敢不爲慎重然尋糧濟食不過一時權宜日  
後必至無糧文一介庸碌歷官三十餘載惟盡  
職報

國爲念今當此萬難之際奚敢顧惜一身不竭力  
擔當有悞恢勦大計况公與文身任撫藩當竭  
盡職守今日勢不能因循坐視必以前議再請  
伊公亦慨然曰君能捐軀以濟

國事僕豈無同心於是復偕詣貝子大將軍軍前  
備陳前議未遑卽決文因捐行貲開悃誠善撫

投誠之員先將昆陽宜良等四州縣存貯賊糧  
請官兵分隊往支十日之米尙有未支者文竭  
力籌畫設措腳價將米運至軍前續濟兵食時  
兩粵總制金公有粵餉十萬在曲靖文至金公  
處請借此餉以發召買金公曰協餉原屬公帑  
今欲借給召買自是善策但此粵餉也不敢自  
擅文隨請伊公同至大將軍軍前亟請前餉隨  
獲允但人民旣逃無夫運省乃差官前往將二  
萬畱曲就近採買以自己馬騾將八萬金駝運



省營出示招民寧家冀得發銀召買而民終未  
回者以尋糧仍未盡止也文復赴軍前啓請必  
須停止尋糧並將兵餘人等或有帶回一二人  
口查放則遠近百姓必歡騰復業既有承領招  
買之民又有急公輓運之人矣得蒙允放內有  
無家可歸者卽安插于行署之古庭菴歸化寺  
左右其有饑乏者量爲贍給之又開陳利害割  
切曉諭百姓陸續來歸文武僞職踰山越谷懷  
印劄投誠者接踵而至又請撫軍伊公題蠲本

年夏稅隨蒙

皇恩俯允於是遠近百姓盡來歸復歡騰復業者衆  
無論漢徠男婦運負召買者接踵而至軍需得  
以接濟時貝子大將軍屢詢軍糧慮恐不繼文  
盡此心力一力擔承曰軍糧斷不致匱乏文晝  
夜拮据心殫力瘁兼以事冗之餘寒暄饑飽不  
時遂至疾作飲食不進幾至不保越六日始稍  
甦文不慮此身之遘恙而懼公務之廢弛一面  
調治一面力疾理事撫軍伊公屢至臥榻慰勞

互相欬以

國事自勉文疾稍瘳而伊公以積勞夙夜一病不起伊公忠

國愛民居躬清謹忽爾捐館文痛泣靡已惟時貝子大將軍及滿漢將軍參贊大人公議以文薈理巡撫印務公疏保

題於六月內

命下陞授雲南巡撫文自揣樗櫟荷蒙

皇上隆恩犬馬圖報頂踵在所不惜其於軍糈之事

再加籌酌立倉於歸化寺古庭菴以給東路官兵立倉於吉祥寺以給西路官兵於馬村復設一倉爲支應晏公廟一帶官兵之需於太華山之下龍王廟復設一倉爲支應水師官兵之需於是軍糈有緒而藩司田君更復殫心持籌共襄厥成我兵日見飽騰賊勢乃益蹙矣文陞任之後檢閱案卷於伊公稿內見有特薦文之遺疏謬以才識見許請以自代文慚悚者久之時逆城未下戒嚴多方屢次犒賞鼓勵本標官兵

並捐給器械袍帽或撲勦潰賊或偵探逆情或  
安設塘汛或護運糧餉或親率挖壕砌堞壘塹  
或防守汛地卽夜分亦必自出巡查又見攻城  
以火藥鉛子炮子爲急時匠役人等及局房器  
具一無所有文分委各官董理並召募匠作釁  
造其官兵所需幸而足用先是逆賊馬寶敗奔  
尋甸夏國相高啓隆等敗奔廣南一帶官兵分  
剿糧餉維艱文亦分路支應未嘗有缺及馬寶  
等復奔楚雄希都統率大兵提督桑率漢兵從

祿豐一路星夜進剿文遣楚雄同知王鎮等前  
往預備糧餉不遺餘力

皇上以大兵深入滇境恐師衆糧少時啟

宵旰復

命學士佛侍郎金諸公馳至軍前共理糧餉紀將  
軍及勇畧將軍總督趙公統滿漢大兵從蜀中  
建昌一路進滇軍中乏糧已久師抵金沙無舟  
以濟文遣員饋糧以作士氣一面造舟濟師安  
然盡渡而將軍噶燾章京佟率滿洲大兵川陝

制軍哈率秦蜀綠旗官兵俱從永寧一路同時  
進滇途中軍糧告匱供億紛繁於斯爲最文分  
頭遣官迎給無一缺者大兵圍城綿亘不下百  
里築垣鑿塹旣堅且深惟滇海之中堵禦難以  
施力會議屬文造舟圍之文搜獲賊艘修理添  
造捐貲竣工水師得以有備又攻擊首需大炮  
文偵聞鶴慶府北勝州等處有紅衣大炮可資  
所慮迤西潰逆尙存途中滋梗遂捐賞遴員授  
計令其乘間運至大營啓請運至銀頂山直擊

僞窟逆黨震動鶴慶大理永昌等處逆孽尙存  
如胡國柱王公良李匡王緒等尙爾鴟張官兵  
日事分剝糧餉卽日事籌畫幸而足給終得殲  
除至於軍機冗沓乃倡捐馬匹創設驛站自報  
捷賈

奏以及諸公務差員如織晝夜不停而郵騎不足  
敷用卽以自乘之馬或各官之馬權宜分俵應  
差驛道郭君共相黽勉幸而無悞晉寧海岸地  
方得獲賊糧旋被賊刦搶文迅遣撫標官兵追

殺奪回米八千餘石銀頂山重關形勢所關大將軍領兵奪取銀頂山綏遠將軍總督蔡公領綠旗官兵克取重關城內震恐文奉諭同穆將軍前往相度賊中炮子擊至身旁者不可勝數文初以藩司入滇未嘗備甲冑惟佩弓刀衣便服然以身報國未嘗色變及十月二十一日文復同穆將軍趙將軍直至城南南壩看視形勢以便攻城逆內大發炮火如雨總藉

國威亦未知懼十月二十二日文親率本標官兵隨同將軍穆趙三公奮勇逼城奪取玉皇閣要地以斷賊騎角之勢再戰而有新橋土橋之捷以毀賊藩籬之蔽三戰而有東寺西寺之勝以杜賊往來之路文心益奮士氣益振乃同將軍趙攻取三市街得勝橋直逼城之南門是時貝子大將軍及綏遠將軍總督蔡公暨各將軍等共相合力分佈方畧賊遂窮蹙至二十八日夜渠魁自誅數年狂寇至此盡殲二十九日城

開文於十一月初三日進城至五華山惟給示  
安撫城中以盡職守之事旋即出城仍回歸化  
寺署其偽府各渠之家產人口已經各將軍查  
明載冊事畢至十一月十九日文始進城入署  
初附之人紛紜雜處事無鉅細俱屬創始自愧  
才庸任重惟秉竭公忠漸次安輯舉行捐米賑  
濟饑人捐銀掩埋暴露骸骨二萬有餘貝子大  
將軍滿漢將軍夫人陸續奉  
旨班師文會同學士佛侍郎金籌措糧餉支放文

復力備夫役以資凱旋承乏以來慚無善狀此  
奉

命隨師十年拮据之大槩也以上所歷之事總由

皇上

聖武神謨風行雷動妖氛盡掃化日重瞻拯

水火中之滇民而安諸衽席俾爲臣子者得仰附  
休光以稍展其草茅一得之愚此誠遭逢極軌  
故於公餘之暇援筆偶記非敢言文聊以叙入  
滇之始末云爾

海天閣記

范承勳

黔之人謂嶺曰坡此大而小之滇之人名池曰海此小而大之其說出于新都楊慎氏何蠻方之小大倒置若是也滇之爲水一勺耳古者乃以國稱流傳中土雖漢武英主至爲鑿池作船以習戰則以西南之人視之固極水之浩渺無垠者也夜即常言漢孰與我大昆明之視海亦有焉雖然大固有窮焉者哉余家世遼土所見者渤海耳潮汐迴環浮嶼若列星騁望無極自以爲大之至也然聞東海若之區蕩雲沃日扶

桑賜谷杳不知其所之而未已也如蒙莊之所云北溟之鯤其背不知幾千里而未已也如騶衍之所談大九州之外大四海環之若是乎其莫可窮極也雖然猶未泯乎小大之見也若騁志於物外雖放而之廣莫之際無何有之鄉而猶未克殫竭其量苟能收視返聽攝神葆真而與天爲徒則無不曠曠焉隨寓而安逍遙以遊雖如滇之人一勺之水視如大四海焉亦何不可蓋物之至大者莫如海且不能出于天之外

而吾此中湛然寂然之天舉萬有萬境無所不  
包而况於海乎况於滇之海乎此吾閣之所由  
以名也閣在署之巽隅西南眺昆明可髣髴焉  
左右有金碧太華高嶠之山有雉堞樓觀浮屠  
闐闐之盛有朝暎夕魄晦明風雨林木晻靄之  
勝氣象善變莫可端倪然皆吾輔也不可以主  
吾閣故以名之云爾閣成於吾來之明年不後  
公也撤舊材而新之不糜帑也登覽以公餘不  
妨務也爰志其語於石以告夫君子而後吾者

太華紀勝

范承勳

出西郭有水蜿蜒入草海草海者古積波池俗  
曰青草湖滇上流也碧雞峙其右嶺巖而逶迤  
太華則如冠劍偉夫聳立於中若莫可儕伍者  
志所稱蒼巖百仞綠陂千頃當是也斗折層上  
以達寺門寺踞庚延甲唯見紫翠環合碧潭倒  
影都會女墻烟火隱隱縈繚其前每一騁目襟  
期開朗殿後傑閣告成用奉菩薩悲憫像而虛  
其下爲堂以眺海至此則草海入懷儼如旣望



之魄葭菼縹緜綠風送之纚纚然天然作桂兔娑  
婆影烟靄乍有乍無蕩漾於空明苻藻之天顏  
以海月不虛也右方閣址三楹所爲一碧萬頃  
者景物幽靄與海月同而曠爽特與海月異乃  
重構一軒曰曩鏡以延客之躡屐來登者自是  
而山水之勝兼收矣長老言寺昔全盛時輪奐  
宏麗甲海隅華頂萬松膠蟠浮青巖黛沿山桃  
李芳郁嫣紅稚白殿庭古茶八本巖桂數株花  
時如入石家錦障客步都迷國色天香殫人襟

袖疑不從人間來也今俯仰上下惟水色山光  
耳然譬諸窮谷幽姿絕世獨立不事鉛華而真  
態愈不可掩老衲方課雛種松培竹藝茶灌花  
疏泉琢石爲山靈洗粧必二十年其復舊容乎  
夫難得者時也而時每不可待况良辰勝賞人  
生幾何余數載間兩行滇海最後而得此山然  
必公餘乃至至又不能信宿歲率不過二三過  
今者勞薪生耳稅駕靡定則是遇之何其難而  
去之何其易然不可謂與此山乏勝緣也異日

聖恩歸老太平奉先人之丘墓幅巾曳杖揖客衡  
者倘蒙

門有自西南來者乎民無恙耶太華無恙耶曰  
然松杉若薺矣而茶桂吐萼梅竹扶疎與石骨  
競瘦也昆明罷戰幾何年矣有晴朝畫舸深夜  
漁燈出沒明滅於滄波捲舒中乎曰然間嘗掃  
苔石而覓舊題矣猶記其官則節帥也其地與  
姓氏則瀋陽某也其手紀則太華之盛也以今  
較昔其相去何如也余時當爲輾然客亦遂去

重建太華山佛嚴禪寺碑記 范承勳

佛嚴寺者在滇池之右太華之腹有元時僧鑑  
公無照創始歷明代至我

皇朝四百餘年殿宇增崇翬飛鳥革焜燿滇滄爲  
諸梵刹冠康熙辛酉歲我 大師圍滇困賊寺  
遂蕩析無遺問所爲碧蓮之室縹緲之樓與一  
碧萬頃之閣徒懷想於圖經紀載而已

神武克捷以來邊徼清晏幾年於茲矣任持僧照  
輩稍稍募資草創殿宇規模未廓丹雘未施而

力已大紕余偶與撫軍大中丞石公王公過之  
覽其山川完美氣象雄厚遂嘉嘆再三僉爲分  
俸倡募而監司諸君子以下暨郡邑鄉里之樂  
善者率量力從事遂爾檀施畢集於是寶閣雲  
構禪室星羅繡礎依林璇題架壑門堂廊廡之  
屬次第咸復其故旣告成功而請記於余余唯  
釋氏之教主於苦空凡世間一切我他形相指  
爲幻妄而不存一毫愛戀繫著之意其積功累  
行至於捐棄血親殘毀肢體以求拯利萬物而

其所自處者則惟一絲一粒勺泉把茆雖就息  
嘉蔭不三宿而輒去蓋其家風固然其與世之  
人美田宅宮室飲食男女之好相去萬也然今  
之所稱苾芻者動以破除慳恡轉大法輪恫喝  
愚衆跡其所爲趨利徇欲無厭勸乃更甚於鄙  
夫俗子之所爲亦獨何哉且吾聞慈尊以無任  
爲住常寂靈光徧滿虛空隨地湧現不可從色  
相求也卽所云淨土極樂琳宮紺宇瑰麗閃屍  
迺至天女獻花帝釋扶輪瓔珞寶珠天龍馴象

種種衛列自然妙莊嚴界不煩郢人運斲匠石  
引繩如閻浮提衆之積累株守彌亘歲月窮竭  
筋力而不可速成也其於塵世所鳩易朽蠹之  
木石像設之形骸宜浮漚糞土視之而不顧而  
遑較信施之多寡薄厚權衡銖兩持福利以悉  
酬之也哉然則茲寺之復也何所爲乎曰無所  
爲也夫以數年煨燼之餘賴諸君子弘願大力  
扶旣倒之刹竿而建豎之俾金輪再朗慧日重  
開誠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而余奚足

以知之余聞嵩昆明鄰於身毒人含佛果櫟楡  
雞足大迦葉波禪定止焉拈花妙諦於是乎在  
法性常圓有以也唯是茲寺之倏焉而廢倏焉  
而興其廢也雖以世尊大威神力不能嘿銷兵  
燹之氣而爲日月光其興也亦未有金色僧伽  
者通夢寐望門投趾動以福田因緣也以世間  
一切我他形相而論則廢興瞭如若以慧目平  
等觀其視瓦礫荆棘與金碧彫績初無差別直  
以適然之運還之造化而佛自無在無不在也

聖德太子傳 卷之二十一 六

後有闖其家風者亦惟勤奉苦空之指旦夕

祝釐使邊境寧而室家穰戒定修而智慧通消菑

害於未萌拯橫流於已溺諸佛護念其在茲乎

不然雖千柱浮空三成壯麗無爲也且夫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不足以爲功德尊者西來明以

是告人王矣人不力求功德之所在而從事焉

惡乎可爰爲之記而係以頌

一人當陽化無爲金甌永固無闕虧云何劫火

能毀摧佛以自毫吐圓規法身萬億淨琉璃須

史樓臺彌溟隱雕薨寶楯碧玉池銖衣玉女翩  
來遲諸天龍衆前致詞願以神力長護持正法  
眼藏人天師佛言妙明允若茲我相人相都捐  
遺法尚可捨况檀施布金一粟寧等差廻谿局  
岫窟師兒以定慧戒闡菩提用此功德祝蕃釐  
永永無極視此碑

楊莊介公碧曉書院碑記

范承勳

自古博物洽聞之士以文鳴世者代不乏人然  
無當於大節則亦一藝焉已耳無足傳卽傳而

於世無所軒輊蓋成德之難也夫以扶輿秀淑之氣鍾靈於人物或一地而數人焉或間世而一人焉是豈偶然而或趨於邪或趨於正則天亦不能必之於人而一聽其人之自主常思文行二者有時相悖彼識曠思幽不爲文俗所拘往往不矜細行乃至窮極窈眇以求盡夫意之所欲適又能騁其博綜雄辯要獵物譽或怵於利害而洩於富貴至於聲華歇絕後世非之彼獨非文士也哉間有才足以卓犖曠代識足以

超絕古今堅澹泊寧靜之操負忠孝廉節之任禍福不以動其心死生不以回其慮彼其人又寧數數見哉若有明新都升菴楊公者以世家子早歲魁天下多聞多識爲文學侍從之臣最於以潤飾鴻業而黼黻太平公之職也顧乃倡率撼門逢櫻鱗之怒榜掠大廷荷戈絕塞卒以不反視古之被讒放棄侘傺行吟者不更茶酷耶蓋公等之所爭者天下之大倫而所植者千古之大義所守者聖賢垂訓之大經大法而其

所履者則君子立身行己之大道豈咕嗶之儒  
雕蟲之技所敢望其毫末哉雖未能回堅僻之  
主心殄張桂之邪說然有此爭而統嗣之論明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魏闕之下有披肝瀝血正  
誼明道之士而天下之爲君臣者亦定數世以  
還讀其書而想見其人猶驚心動魄於不已此  
一時也褫儉壬之膽而聳四方之觀聽當何如  
哉於乎盛矣當伏闕時在滇則有給練毛公玉  
而某高祖濬溪公時官尚書郎同日被杖血塗

丹地不幸而毛公等十九人創巨痛深遽化萇  
弘之碧徒存浩氣於天壤幸而予祖歟歷中外  
躋位本兵爲肅皇朝一代名臣聲施至今而公  
持其再杖瀕死之身扶服投荒以天年終其猶  
在幸不幸之間耶總之非學究天人於古今忠  
佞是非之辨瞭如指掌曷克等性命於鴻毛視  
名節如泰山於乎豈不盛哉公之戍滇也往來  
於博南蘭津蒼洱金碧之間居不一地所至引  
掖後進滇士靡然向風旣歿思慕勿衰祠諸碧



雞之麓公所卜築著書處也代遠時更雖屢葺而蕪矣某駐節是土尋謫仙之遺址弔海庄之故墟而若滅若沒心焉傷之仍卽曾賢寺右復建公祠堂廡門垣輪奐具美且導寒泉歷堦除修潢水溪毛之薦用娛公神落成顏之曰碧曉書院蓋公故爲毛氏別廬所定名今廬失其處而山不改色地不改號移以名祠兼志毛公之節也夫古來忠臣烈士被遷謫或死或去而祀於其邦若昌黎之於潮也柳州之於柳也東坡

之於黃也然皆官其土德施其民祀之也宜公以老成客奔走不煖席無咫尺之柄可以惠溷人而人至今思之如彼數公焉何爲也哉則甚矣有功名教者之風之廣且遠也其惘惘而流連者誠不知何心也某旣書其事又繫其詩所謂長言之不足而嗟嘆之詠歌之也云爾其詞曰

縱縱縉縉縹碧雞翮然翔止艱攀躋公也何事從臯栖怒江墨浪繩鐵橋邪龍負子出逍遙舍

沙晨吹蠱夕飄哀牢刺天天困愁人衣著尾革  
兜鍪鏃毒血濡縷不收古云廣德開不賓斥關  
持節翳文人昇豺禦魅乃孤臣芙蓉羽帔青城  
僊裏生珠玉花生椽正葩揮灑韻樓眠有時飛  
度昆明池足踏滄浪手釣絲江頭漁父時見之  
蒼雪爲糧駕彩雲雲中風縐六銖裙管絃天上  
聞不聞若有人兮山之阿目極芳洲生綠波公  
無蜀思樂事多

重修雄川閣碑記

范承勳

雄川閣在南壩下晏公廟廟碑嘉靖三十八年  
重築由來久矣閣建于崇禎年間倚江臨海固  
稱大觀也自疊經兵燹閣與廟俱圯壞先是副  
戎林諱雄者目擊頽廢慮無以妥神何以庇民  
也慨然捐修不辭拮据及林副戎調協騰越事  
幾寢矣復得劉副戎諱應隆遊戎莊諱一虎者  
相繼而經營之以底于成時庚午八月幾望來  
告落成請仍以雄川閣三字署額夫雄川閣瀕  
海舟楫往來要津也頽廢既久一旦藉數人之

願力而重興之余儉緡不能助其功德之宏今幸而樂觀其成也於是泛舟而遊焉登閣肆眺直如上岳陽瞰洞庭雖不敢曰先憂後樂而情寄乎斯矣俯仰之間轉覺峯巒秀拔一碧萬頃前人之言真足盡山川之勝乎乃復請爲文以記之余問其規模布置則仍舊也問其莊嚴像設則仍舊也問其往來估舶曉夜漁舸颯風而避險望燈而知岸者無不仍舊也若然則有楊升菴太史之碑文摩蘇可讀余何記爲有進于

列者曰無已爲記其雄焉可乎余因詰之曰滇雲之雄自漢宣遣祭漢武鑿池久知其雄矣雄以山金馬碧雞也雄以川昆明池也其雄也雖遠在荒裔而中原內地鞏固盤薄之勢欲不借之以作維藩不可也記其雄焉殆謂是乎且以茲閣之當昆池而砥滇瀾環碧雞而擁金馬雄於山而川在其中雄於川而山在其中所謂峯巒秀拔一碧萬頃皆于閣焉收之記其雄焉又謂是乎然而今之所謂雄非昔之所謂雄也我

國家海隅日出莫不來王藐爾滇雲固亦中原萬里之封爲問彭濮爨之鄉其耕鑿果安乎填實流寓之民其風化已淳乎僞逆蹂躪之餘其凋殘悉振乎登斯閣而山川如故然滄桑疊變陵谷屢遷先憂後樂之心有不能不動于中者而徒侈山川之雄已乎蓋昔之所謂雄在憂樂外今爲憂樂之所寄則記其雄而思所以保定永固者仍不在山川外也閣之當記也始謂是乎因錄其語而登之石

新建雲濤寺及新溫泉碑記 石 琳

宇宙間英奇瑰偉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之生又藉山水爲之苞孕焉滇地界域外博大不如中州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冥壑激湍往往發爲幽怪大抵蜀粵之流亞歟唯是脈近崑崙發舒未暢以故鍾毓于山水者十之九而著于人物者十之一余嘗讀有明名臣傳慨然慕楊少師文襄之爲人知其出于滇也及建節金碧之間弭棹滇池樂其

汪洋灑瀚窮尾闔之所洩則自西而北匯爲螳  
螂川蜿蜒奔注達于瀘入于江而朝宗于海矣  
連然當川之腰脊文襄石淙實據其勝山水有  
靈篤生異人洵矣夫上下數里中有溫泉焉曹  
溪焉虎丘焉皆濱茲川與石淙盤互拱揖溫泉  
之勝甲南荒昔賢品藻詳之毋容余贅泉南數  
百武巖洞八九咸嵌空玲瓏莫可窮詰誠羣真  
秘府也志乘旣不備載土人命名又頗不典有  
文之者或曰弱流曰雙柱曰雨花岩玉壺天醉

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而未嘗有所  
切指也地去會城不足齋糧爲政之暇與制府  
范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諸君子共愜忻賞僉  
謀所以薙荆榛而顯靈闕者會泉南數步復出  
一湯滂池瑩靚殆與碧玉舊泉相映發似造物  
者特秘斯珍爲今日開生面范公而下咸出緡  
錢襄厥事而臬使許君尤力任規畫謂非立招  
提不足恃以久遠于是卜地巖洞之中脉絡融  
結之區創寺曰雲濤以奉乾竺先生募禪僧王

事經營而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構參差乎泉  
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窓飛華松筠  
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澆澗堦除之側而穴  
岫蔽虧蚪貌潛駭歛喻萬態有時春疇數騎秋  
波一艇或指爲塵壚之壺嶠未必不疑鬼神之  
創闢矣夫滇自未立國以來有是川卽有是泉  
有是巖洞宜乎奇材輩出奈何落落數千百年  
僅篤生一石淙也其無待歟或尙有待歟俱未  
可知抑宇宙英奇瑰偉豐于山水而不得不畜

于人物乃爾耶工甫就訖會余叨

恩遷制兩粵瀕行再履斯境延佇久之不能無有  
望于後之人待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淙也  
若夫逸豫之吟窮攬之勝如昔人之所以修禊  
雅集傳爲美談非余之所篤好也爰記數語錄  
諸巖阿以誌一時聚散之迹爾惡敢言文

香海菴碑記

王繼文

歷觀名勝之區皆山川之靈氣融結而成然不  
得其地不得其人自無由而興夫昆明爲六詔

之具區也碧雞金馬森列如畫而滇城建其中  
又金陵永昌諸河環帶左右去城南不數武所  
謂香海禪林者其刹既經兵燹僅存其殿然其  
實爲滇城關鎖風脉之地接引人天之勝境也  
面臨滇海背倚五華東西兩寺夾輔於腋而滇  
省諸刹悉星羅碁布如視諸掌焉然昔之人或  
有見於是而創始歟辛酉歲予從王師進伐目  
擊居民遷徙屋宇荒殘茲菴亦半爲墟址於是  
扼腕者久之迨予奉

命撫綏茲土日以興廢舉墜爲急務嗣見流離復  
業田野載闢在城諸刹亦皆次第修葺而茲菴  
能復起而光大之所謂得其地得其人者予蓋  
於冰壑禪師見之焉冰壑爲弘覺國師法嗣駐  
錫於茲者有日矣乃當蹂踐之餘率諸學人經  
營拮据思欲大起規模弘宣天童之宗旨予因  
捐金助修以成願力乃於癸亥年四月八日興  
工至丙寅年中元告竣凡菴所存之殿與舊有  
之堂之廊之寮以及門墻咸補綴如故嗟嗟一

菴耳不數十年間而成而壞壞而復成非上天  
悔禍諸佛護念則勝地不幾泯滅乎益信得其  
地而必得其人者此也自此水壑禪師法席獨  
振天南臨濟燈傳嗣續無量將與華山昆海同  
流並峙永垂千載豈特爲茲菴一時慶哉故記

護花山房記

范承勳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爲仙種及會城土  
主廟樹亦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闋苑  
久矣而與蒼雪海月猶並膾人口土主娑羅爲

猥焚焚灼蠹朽有年曹溪寶樹見伐蜀寇自是  
鮮遺種矣余每浴溫泉必風乎茲寺及摩升菴  
楊先生碑讀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  
仲春祇奉太夫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乃命僧  
導至故所出門左數十武則見雜植干霄棘針  
布地蓋寺僧運礫壅土插荆茨以禦暴客牛羊  
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蕪爨而茲樹之故根蘖  
生者已二十尺亦偃僂視息於惡林叢灌之間  
傷哉樹也亟命利斤粗具畚鍤斬伐其壅抑而



勿使之挺植者爬梳其犖确之崇積者牽削其  
贅施之所徽纏而俾憔悴者除惡務盡靈根乃  
出貝葉琤琮蒼柯玉立檀樂擢秀旣紛披而向  
榮敷坐垂陰亦花滋之耀色矣視其旁鐵石磔  
砢猊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條枚蔽虧左  
右巨細亡慮數十芟刑旣施遂如部曲之俯就  
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焉嘉哉樹也而乃  
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起於壁  
夫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

宙也亦僅矣攷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  
而詫爲天宮分種固稔知其爲瓊葩珠林之屬  
而未必久畱於凡俗者矣乃數百年而戕於亂  
賊之斧斨又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隕穫卒之  
亭亭翼翼漸復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  
力所克致也爲榜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  
人勿剪勿伐云爾若其色香狀似譌傳非一當  
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事者

新製樂舞祭器碑記

王繼文

先聖春秋薦享乃百王典祀萬世明禋也禮樂所  
由出政教所由興風俗所由開也我

國家尊崇學校恪恭祀事京畿首善之地辟雍鐘  
鼓之盛遠軼千古在在郡國俱令修葺

御翰製額璀璨黌宮誠未有盛於今日者顧祀事  
有典也制器宜備也不典不備其何以昭誠致  
敬乎今各處文廟問其祭器幾何也籩豆簠簋  
鼎俎樽壘之品果雲雷物象有質而有文乎無  
有也問其樂器幾何也鐘簋祝敔琴瑟埙箎之

數果雍雍節奏金聲而玉振乎無有也問其舞  
儀幾何也麾旛籥翟文帽彩袍之制果彬彬作  
止式升而式降乎無有也殘缺既久廢弛隨之  
卽間有存焉亦餼羊耳予與制府范公每謁

聖廟輒慨然欲商所以備之而苦舊制之未易考  
也僉事王君曰予夙具此志政欲力任其事而  
一一興之於是捐俸鳩材購銅覓匠器需銅者  
一時泥範而出冶矣諸樂舞儀需竹石布帛者  
一時繪雲而畫藻矣予與制府暨藩臬學使諸

君子亦各捐儉貲喜得而共襄其盛焉未幾王君曰諸器成矣請陳而觀之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俎豆輝煌鐘鼓鏗鏘舞羽躡躑彬彬然誠足觀矣制度文爲之盛不圖又見于荒服之郡國也噫謂非王君之力任不至此也但物久易湮典守易玩所當列其名載其數以垂永遠不可不爲之記且也禮成樂備不但上可以於昭聖德下可以陶淑人材俾遐荒部落共聞聲教將見化稚髻而衣冠易休儻以絃誦則政教風

俗何莫不由此而暨訖者乎王君之畱心文教如此不可以報誠和之治哉更不可不爲之記王君諱照字子暘順天宛平人

改建雲南省城府縣學宮碑記

范承勳

雲南有學始于漢章帝元和二年其說存其地未可深考自漢以下歷時興替亦未有定所迨元而建置始可考焉至於有明人文之盛競於中土咸曰學校爲之也及考其學校何地則曰

在五華之西麓間嘗登覽其槩平岡爽塏蟠巨城中爲省龍正脉有從蕪草廢垣中指數之曰此舊日俎豆之區也詩書禮樂之所萃也余得其始末輒爲慨然曰建學古今所同世治未嘗不興世衰未嘗不替其興替之故非地爲之而若與地有攸係焉我

朝景命重熙伏遇

皇上作興文教溥海內外百度維新余忝蒞茲土於今五年思所以移風易俗仰贊

